



ZHISHENGQUANZHANZHENG

制生权战争

——新时代的军事战略重构

新华出版社

制生权战争

——新时代的军事战略重构

郭继卫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制生权战争：新时代的军事战略重构 / 郭继卫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8

ISBN 978 - 7 - 5011 - 9320 - 2

I. ①制… II. ①郭… III. ①军事生物学—文集 IV. ①E91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1432 号

制生权战争：新时代的军事战略重构

丛书策划：要力石

责任编辑：朱思明

装帧设计：李 晖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廊坊市蓝菱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960mm 1/16

印 张：13.75

字 数：24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2010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011 - 9320 - 2

定 价：39.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010 -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 -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 - 63073969

独步新战争堂奥的探险者

——序郭继卫《制生权战争》

战事如棋，永无两盘完全相同的棋局；战事亦如艺术，绝没两件完全相似的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场战争、战役甚至战斗是可以重复的，这种不可重复性，恰是战争令人着迷之处。也正如此，对战争堂奥的探究，才诱使一代代军事思想家和战史研究者们前赴后继，殚精竭虑而乐此不疲。

与大多数棋手都是臭棋篓子，而大多数艺术家都是平庸之辈一样，大多数军事和军史研究者，都不过是蹈前人窠臼的“二道贩子”。也就是说，因袭前人陈见者多，有独步一时创见者少。故能在众多把军事学术研究当饭碗的庸碌者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哪怕仅有一得之见的人，必鹤立鸡群，翘楚者更将名垂青史。远如孙子，近如克劳塞维茨，更近如马汉、杜黑诸公，即是。

中国自古多战争，中国亦自古多兵书，近现代中国，更是战事连绵不绝，战祸创痛巨深。按说，有此现实，人们对战争的体认和领悟应更痛切、更深刻也更犀利，因而也应有更出色的兵书问世才是。但可惜，近百年来，各类与“兵”相关的书，不可谓不多，甚至可以说汗牛充栋，但痛切、深刻、犀利之作，却几近空白。

何故如此？我想，除了近现代中国盛行多谈主义、少研究问题的趋势外，主要还是战争这东西太过奇特，太难把握。试想一下，人类所有的社会活动中，还有哪一样能像战争这般，既被技术推进，又被艺术引领？既讲人文地理，又讲民心士气？既求战略大势，又求战术细节？既要运筹帷幄，又要临机应变？既有堂堂之阵，又有阴谋诡诈？既须践盟守约，又不乏背信弃义？既很残酷理性，又不失感性温情？

这种多元素集成的复合式工程，对于每个投身战争实践的人来讲，实在是门槛太高，把大多数应试者都绊倒在殿前，淘汰出局；同样理由，对于那些研究战争理论的人来说，这个门槛也太高了，高到让大多数人都不得其门而入，自然也就无法窥其堂奥于什一。前者，直接从事战争实践的人，应具备何种素质方可胜任，亦即为将之道，从孙子到曾国藩，从马基雅维利到拿破仑，均多有精当论

述，无须我狗尾附骥。而后者，从事战争理论研究的人，又该具备何种素质方能有所建树，这方面，我以为论及者不多，故我可以置喙几句。

依愚见，凡能在某一学术领域有创见者，除对本专业及相关领域钻深吃透外，有大成者，大都另外具备两三种看似可有可无的但都不可或缺的能力。一、渗入骨髓的哲学思考或曰逻辑思考能力（受业于人或自我训练均可）；二、成熟且精当的文字语言表达能力（一个不能把自己所思所想加以精确表述的人，如何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三、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还有与所研领域不相干的某种专业技能或手艺（唯其如此，才有触类旁通并关注和把握细节的能力，如爱因斯坦会拉小提琴，从技能上看似与相对论风马牛不相及，但二者间果真毫无关联么？）。

若以此三条为尺度观照古今中外学有所成研有所果的各位大家，衮衮诸公，莫不如是。反而观之，凡庸碌之辈，毕其一生，终无所成，则必是三条缺一二，或一条都不具备！

拉拉杂杂，不着边际地写了这么多，其实只为了表达一个意思：我就是从这个角度并以此为尺度走近郭继卫和他的《制生权战争》的。

继卫以生物医学为专业本行，以小说、散文为业余爱好，又以前沿军事理论为主攻方向，不经意间就已然具备了一个研究大家所需的诸种技艺训练和能力。而读他的东西，你还能读出不同俗见、独具视界的思辨和逻辑。

把生物科学与战争联系起来思考，进而提出具有生物特质的战争概念，并非继卫独创，更非他首创。但能从战争的演化进程，新军事革命的近未来走向，到已迫在眼前的新战争形态的轮廓，多路径、多角度地对生物科技与下一轮军事革命的关系，进行大胆且相当专业化的观察、研究甚至预言者，则非继卫和他的《制生权战争》莫属。

N多年里，我们的那些谈核战争、生物战争和网络战争的理论家们，大都是这些非经专门训练不能开口的技术领域的门外汉。所以，他们写出的有关这类战争的种种理论，不可能不是隔靴搔痒式的门外文谈。不信就把此前的种种用中文写成的这类“著作”，与郭继卫的《制生权战争》中的专业段落比比！这正是我看重并推崇郭氏及郭式研究的理由。

当然，《制生权战争》还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但却是一部有着许多深刻学术触点及至学术价值的新战争论。恰是这一点引起了我的阅读兴趣，也的确为我带来不小的阅读快感。而比这更重要的，是它诱发了我的碰撞冲动（实话说，时下国人所写，能诱发此类冲动的著作太少了）。

看看他是怎样为我们描摹眼下对世人来说还十分模糊和陌生的“制生权战争”的：

“制生权酝酿征服力量的革命，在能够更精确地认识生命的同时，使得通过改变超微结构调控人体功能成为现实。”

“制权体系在占领陆—海—空—天等作战空间后，下一步将打造超微空间作战领域，这一作战样式是对科技水平的挑战，更是对当前人类想象力的挑战，其战场将更复杂、更惊险和更神奇。”

“生物科技突入新的生命微观空间。”“可以设想：纳米级的‘导弹’打中人体内的分子结构，并实现预定改变。”“在制生权时代，战争直接在人类体内开始也不足为奇了。”

“谋求生物科技领域控制权，不单纯具有军事意义，更能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来提高或巩固综合国力。”

“制生权就是制权舞台的下一位主角。未来的战争将是争夺制生权的战争，谁在军事生物科技领域保持领先和主导，谁就能赢得未来战争的胜利！”

想想看，能举重若轻，三言两语就把制生权战争的特质趋势和意义讲清楚，并且讲得气势灵动、文采飞扬者，究有几人？而继卫的书里，此类充满透彻见解和预判且妙语连珠的段落，比比皆是又言之有据，读后由不得你不信。

但我也不是对继卫所有的言判都无条件认同。

本书开篇，继卫即放言：“老战争死了，新战争还未出世。”结论可谓大胆。作者的依据是，眼下这场遍及全球的所谓新军事革命，“可能远未完成，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开始”。如果作者把制生权战争与信息化战争相对应，提出“老战争死了，新战争还未出世”的判断，这一观点尚可成立。但接下来马上又说新军事变革可能远未完成，甚至尚未开始，就难免不让人质疑了。依我之见，如果把海湾战争为标志开启的信息化战争称为“老战争”，那么，这一类型的战争眼下尚未死去。特别是在美军大谈“网络中心战”和“全球快速打击系统”的今天，更不能做此断言。而另一方面，以这类战争推进的全球新军事革命则又不能说远未完成，更不能说尚未开始。恰恰相反，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渐成熟，特别是其核心元素——芯片技术的潜力将告穷尽，这一轮由信息技术飞跃引发的新军事革命正接近它的尾声，这也意味着世所公认的“新军事革命”即将结束。

我推想，继卫是把他所展望的制生权战争技术尚未成熟，当作是“新战争尚未出世”的依据了。这一结论就其自身而言，本没有错。但若把它和当世公认的新军事革命（即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引发的革命）放在一起研判，就可能会对认

识这场战争变革乃至与其相关的战争产生歧义。

战争总是新技术的实验场，历史上每一次战争的进步，都是由技术的革命推动的，每一种标志性技术的出现，都将引发新一轮军事革命并带来战争方式的改变。这一轮由电子技术革命带来的新军事革命和新战争革命，其路径是由通信技术、探测技术和电子对抗技术开始，由远程精确打击技术结束的。而这统统与生物技术无关。如果说从细菌战、毒气战开始，到全面制生权争夺的下一轮新战争还未到来，此说可以成立，但这并不等于说对信息技术革命和信息化战争这一绕不过去的阶段可以视而不见。未来的制生权战争如此，眼下的信息化战争亦如此。每一种战争都有其技术性标志。我想，这一结论，继卫不会有异议。

指出以上分歧，并非要说明我与继卫的见解有多么不同，恰恰相反，除了这一点，我对继卫的大多数观点倒是十分认同，并且十分惬意地跟随作者去进行一次思想探险，一窥制生权战争之堂奥。不过，我之所以要把仅有的一点分歧拎出来大段地理论一下，是因为这一问题——战争的技术观——的厘清，对研究新战争的人来说至关重要。对我重要，对继卫同样重要。

不能准确洞察前一种战争，就无法准确把握下一场战争。不知继卫以为然否？

权把这些闲话作为《制生权战争》的序。

唐良

战争：迈向人本时代

作为人类文明的成果之一，战争，自诞生以来便具有反文明的特质——或许，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的某些阶段，确实需要以“血的教训”提醒人类修正文明的航向。

从古至今，一部人类战争史，就是一部流血史。从冷兵器时代的“十步杀一人”到核武器瞬间可以夺取数十万人性命——与人类文明发展相同步的，是流血规模的不断扩大。

自从克劳塞维茨在19世纪将战争定义为“流血的政治”以后，无论是军事界还是普通人，似乎都习惯了将这一结论奉为圭臬。一代又一代军事理论家不断地将战争理论推陈出新，一代又一代作战理论和样式轮番上演，却甚少有人质疑进而思考——

在时代发展的进程中，战争为何能独立于文明的大潮，在“反人类”“反人性”之路上越走越远？

确实有一些人，自上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以来，受以精确制导武器为标志的“外科手术式打击”而启发，提出了战争“慈化”的说法，虽各方论调不同，其观点却不外以较少的杀伤或以瘫痪对手而迫使对方屈服，最终实现战争目的。

事实上，从科索沃战争到阿富汗战争再到伊拉克战争，由于交战双方实力的巨大差距，战场伤亡的军人数量确实较传统的战争明显减少。但，无论在伊拉克还是阿富汗，美军在后来的死亡名单，早已越过了当初人们以为美军不能接受的底线。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所谓“慈化”了的战争中，我们同样看到了更多的平民伤亡。

在当今时代，即使再精确的武器，其目的仍在于杀伤。这就决定了战争依然锁在克劳塞维茨划定的“流血的政治”的牢笼里，它还远不“慈祥”，也不可能“慈祥”。

是的，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坐在谈判桌后的政治也远谈不上“慈祥”，只不过，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拥有并领教过核武器威力后的人类，已拥有了足够的保护人类文明存续的理智，从而没有任由战争这头怪兽将整个人类文明拖向毁灭的深渊。正是在核武器这把高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警示下，人类的政治文明在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积累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折冲樽俎的耐心和技巧。

如果我们由此可以断定政治拥有保护并延续人类文明的本能的话，那么，战争呢？即使我们用最善意的思路，将战争理解为优胜劣汰的手术刀，而在人类文明早已脱离丛林法则的今天，它还将在自己的固有流血轨道上继续固执前行，让一代代人在它的刀光下惊悚生活吗？

一种全新军事理论，为我们拉开了战争与人类文明并行发展的远景，使我们的文明发展理论终于有了在理论上“一统”之望——作为人类文明之树上的一枝，战争，不管如何的另类，到底还是要遵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准则。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其目的是迫使对方屈从己方的意志，而不是杀死对方，因此——流血，并非战争的本质特征。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随着人类对构成生命的微观世界的认知和掌握的逐步深入，一种全新的战争似乎已可以预测——这就是医生出身的郭继卫所提出的“制生权”理论。

它与从前臭名昭著的生化战争迥然有别，所追求的是通过对对手身体和心理的控制，赢得战争。它给人造成的损伤是可逆的——这大有武侠小说所说的点穴与解穴的味道，不管战争目的是否依然残酷，战争的手段却仿佛真正地慈化了。

从小说《赌下一颗子弹》到先后两部关于“制生权”理论专著的推出，我认识郭继卫，更多是将他作为一名新生代的军事理论家，而非一位医学教授。

荣幸的是，这位手持真正的“仁慈”手术刀的军事理论家，是长年为我们《世界军事》杂志提供专栏稿件的作者。在撰写高深精微的军事理论和医学论文之余，精力弥漫的郭继卫同样能够为我们献出一篇篇深入浅出、小巧却足以令人们警醒或深受启发触动的专栏文字。本书所收录的，仅是专栏中不到两年内的作品。这一系列作品，是作者从宏大艰深的生物科技、军事理论和战争史之洋中精心摘取的珍珠，而串起它们的，正是作者近年来所提出并引起中外军事理论界关注的“制生权”思想。

我们反对战争，但战争从来没有淡出过我们的视野。透过这一粒粒的珍珠，我们仿佛可以窥见一条全新的战争文明的发展之路，并令我们对未来人类文明的存续增加了信心。

是为序。

贾平

写在前面：老战争死了，新战争还未出世

这本书试图阐述一种新的战争——制生权战争，包括它的概念和观念、它的价值和意义、它出现的必然性和迫切性、它带来了什么并改变了什么，以及，它还等待着什么——因为它在现阶段还不曾出世。我们还不能准确描述它长得是什么样，但是可以肯定：它是全新一代。

它的出世将意味着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军事变革”。

说到“军事变革”，它似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密集过。“新”的变革还在弥漫，“更新”的又要接踵而来了？

30年来，“新军事变革”已成为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的“热词”，有无数的学者进行过无数的研究。不过直到现在，似乎仍然没有一套普适的与公认的“新军事变革”说法，这并非人们对当前军事领域的鉴识或归纳能力有什么问题，而是因为这场变革可能远未完成，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开始。

它在等着一个灵魂。

○ “变”与“未变”

说到“新”军事变革就必然比对出“旧的”军事变革。

学者们对以往的军事变革也有诸多分类，有按军队组织方式分类的，如兵役制的变化、军队编组构成的变化，或者技术含量引起的专业成分等变化；有按军事理论发展分类的，如国家安全观念、战争内涵或作战思想的迁变；但更多的是按武器或军事技术的更新而加以区分的。因此，火枪是一次变革，舰炮、坦克、飞机也称之为变革，核武器就更是理所当然的变革里程碑。于是军事领域便堆积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变革”。

历史的脉络果真是如此吗？

历史学家（或未来学家）有另一套看法。例如，托夫勒更强调军事变革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区别，表现在军事上，可粗略对应为冷兵器时代和火器时代，这是为任何军事学家一致公认的一次变革。他因此判断出下一轮军事变革当出现在信息社会。

军事变革是指军事领域发生全局性、本质性的变化。

说到战争的质的变化，显然并不取决于一支使用长矛的军队是否换成了步枪。所谓质的变化，不是指作战方法而是军事目的。如果仅仅是技术方法的革新，那么

可以断言，科学技术的进步将使这种变化形成一种规律性的常态，根本不具备什么预判上的复杂性。

最早的战争是有组织的杀戮，也就是说以生命的剥夺为目的，这个目的如果没有改变，就很难宣称出现了在军事上多么巨大的变化。

然而，近代以来，军事目的出现了新的变化，工业革命在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带来了战争破坏力的急剧增长。因此，战争随即从对人的杀伤转化为对物的摧毁，或者说是对人 and 物的一并摧毁。

一旦出现了这种变化，战争就实实在在地发生质变了。

○ 理论与现实

展示变化的代表性事件，是《战争论》的横空出世，克劳塞维茨通过对拿破仑战争的总结，描绘出了将战争推向最大化的惊人前景，并以“流血的政治”的名义，进行了一系列惊世骇俗的军事设计。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自19世纪以来的战争及战争机器，非常注重对作战相关武器装备、军工生产基地、相关自然环境乃至生活基础设施的摧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人员是作为战争机器的一部分而充当打击对象的——他是庞大机器中的零件、工具、转换轴或随便其他什么什物，他的粉身碎骨，无非是被倒霉地分配在这部机器应该被敲掉的部位罢了，他的价值归依于机器的力量而非脑袋里装着多少个性和智慧。

战争是在攻克一个工业化体系。

这种“物化”现象，使得整体战、消耗战、“战略轰炸”、“毁灭性打击”及核打击应运而生。从而，基于对战争物质硬件的保护，也形成了全新的军事战略意义的结盟关系。

这一套带有新兴资本主义色彩的战争理论的确让战争本身变得越来越精彩，但是，战争的政治价值能否实现仍是一个疑问。

“不战而胜”和“战而不胜”，字词排列的小小不同却代表了军事理想与战争现实的巨大差异。

接连两次的世界大战均是以发起方的失败而告终的，此后美军所进行的较大规模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也完全未能实现开战时的预期。而真正体现了“大毁伤力”的核武器，在二战以后的战争中就从来不敢动用过，并由此带来50年的冷战。如果说协作与共生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的话，那么冷战成为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次严重倒退。由此可以看出，这套理论指导与全球化、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融合互通、人类广泛享有发展成果等时代必然性之间，仍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 “零伤亡”：人回来了

海湾战争是现代战争模式的一个特殊事例，并被认为是信息化战争的首场展演，这场战争之后提出了“零伤亡”的概念。“沙漠风暴”行动中，美军仅有146人阵亡（其中死于友军火力的为35人），而在战争设计过程中，美军是准备了5000个尸袋和4.6万张病床的，这说明了就战争本身而言，这一战果是带有出人意料的特殊性的。时至今日，许多人认为，这个战果得益于“撤得快”，因为到了十余年后的伊拉克战争，士兵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但是，无论如何，它史无前例地展示出现代社会对战争伤亡的操控可能性。与其说它给人们带来军事技术上的震撼性思考，倒毋宁说引发了对战争之中“人的价值”的强烈反思。

本世纪前后，军事界开始对多年来所奉行的军事战略进行重大调整，高科技信息化战争应运而生，有限战争和“软实力”与“硬实力”相结合的战争观念逐步兴起，从而在理论与实践的方面，展现出无论对人、还是对物（文明成果）的尊重。那种基于“暴力最大化”的过度破坏，最终是很难赢得战争胜利的，这为人类带来了重新认识战争、改观战争使命的曙光。

沿用着现代资产阶级军事思想的脉络，世人见识了什么是“世界规模”的大战，什么是保证“互相摧毁”，什么是军事带给人类的永无止境的生存威胁……神话中的“潘多拉魔盒”让“流血的政治”释放了出来，并达到了战争灾难的极限，这逼迫着人们转而去思考“不流血的政治”或“少流血的战争”了。

阻挡一列前行的战车，人们习惯于将战车本身打得千疮百孔、分崩离析。也许，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去考虑怎样作用于驾车的人，因为，人才是战车攻击性的始作俑者。

人类从战争的“人化”发展到“物化”，到现在再重新回归“人化”，这将成为新的军事变革的基本特质。

这种对“人在战争中的价值”的重新认识，是建立在理性而非感性、被迫而非随心所欲、技术克制而非技术放纵的前提之下的。

○ 替代，也是极其重要的转变

显然，信息化给战争带来了明显变化。但是，就目前对信息化战争的理解，它能否承载新的军事变革使命还有待观察。

兰德（RAND）智库的研究表明：“信息的目标，现在是、曾经是、将永远是通报决策。如果不是，它就是个消遣。”“随着数字化信息系统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决策份额（在可选择的行动中作出的选择）是由机器作出的，但是，它们不过是一些决策。”“关于信息战的效力……也许使现代系统甚至军队系统的弱点达到了最

高峰。”（《防务决策的新挑战和新工具》）

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世界最强的信息化军队仍旧无法有效而迅捷地战胜那些具有明显代差的武装集团，这肯定不是“新军事变革”所期望的战争结果。这给我们一个启示，附着在传统战争观念和武器装备基础上的信息技术革命仍然是有重大缺陷的，信息技术并不是可以直接制造人或物的毁伤与破坏的手段，它本身仍有战争目的层面的局限性。我们不能盲目崇拜和夸大信息化带给战争观念的终极作用。

信息化战争最现实的可贵之处，是填补了“暴力最大化”之后的迷惘，找到了在人类生存底线之上的战争游戏新玩儿法——既然战争在世界政治角逐中还是无可替代的方式。从“暴力最大化”，到“暴力最准化”，或者是“暴力的基于效果化”。

信息，已然成为作战制胜的关键与核心要素。信息的争夺与控制，成为未来一个时期的战争关注焦点。这种竞争又将向何处去？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一个名词——生物信息。生物科技被普遍认为将改变世界，它当然也能够改变战争。人的生命参数与功能结构或许可以告诉我们“信息化战争的终点在哪里”这个问题。

战争与人的关系或军事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终究是军事思想正确与否的唯一研判命题。

○ 战争的下一页：写着什么和谁去翻开

本书作者通过对生物科技军事作用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制生权”概念和战争通过生物科技进入生命微观领域的设想，这些理论引起了相关领域的广泛关注。

毋庸讳言，现代科技已经发展到大面积、全方位地进军到人体内部，揭示生理规律，去除疾病变化，并能够改造生命结构本身。我们对人的认知，也上升到一个全新的、负责任的高度。

我们有理由相信，一旦生物科技与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现代技术群组相结合，出现全新战争理念与技术手段，发掘“超微的、非致命的、可逆的”军事打击手段，真正体现战争“针对人、制服人”的基本目的，而又具备毁伤有度、强度可控、科技竞争为主的未来特征，那么终将带来基于人类超微结构空间的战争，并形成新的军事变革。

孙子有句名言：“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在上述方面夺取先行优势，就是面向未来的非对称制权策。

因为说到底，战争仍然是局限于人而非物之间的、以人的意志强制而非生死存亡为目的的、将人类文明持续演进而非中断自毁设置为基本底线的。新的军事变革的深远意义当属：人类之于战争，是在捍卫更充分的生命价值和尊严，获取更自觉的和更理性的理想的觉醒，展开更智慧和科技含量更高的社会竞争，从而，在军

事领域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它可能会相当漫长，更可能会超乎我们当前想象的深刻。

制生权战争是什么样子的？它有哪些技术难度、对抗特征和战略思维？它给现代军事体系带来哪些重大变化？这就是本书要研究的问题。

本书收集了作者2008～2009年度撰写的部分文章，共分六个部分。第一章，僵尸舞蹈：高科技战争神话“赢而不胜”的检讨，共6篇文章；第二章，摧毁前破茧：传统军事思维的式微与新兴军事思维的走向，共7篇文章；第三章，呼之欲出的制生权战争：看不见的战场和想不到的变革，共5篇文章；第四章，胜于势：制生权非对称制权策的现实与可能，共5篇文章；第五章，非战争、非传统、新安全：震灾一线论使命，共4篇文章；第六章，新战争风旗：军事医学转型策略与转型实践初探，共5篇文章。大部分文章已公开发表。

这六个部分的关系是：从战略思想，到军事思维，到科技革新，到制权策略，到现实操作可能性；或者说是从提出问题，到分析判断，到科学求解，到实践探讨。

致谢

在此，感谢《世界军事》和“新华军事”等媒体及新华出版社给作者提供了阐述与争鸣的平台，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它们给予作者的观点以极大的鼓励和容允。在若干年前这是无法想象的。应该庆幸我们处在一个变革的大时代，它的特征是民众们热衷于憧憬未来，从而一个对军事与战争的研究人员就被赋予了创新的不竭动力。

还要特别感谢乔良、贾永两位专家并师友在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他们的高论妙笔不仅令本书增色，更是那么轻松地挥洒出高于本书的深刻命题。对于本书所述之“新、老战争”，乔良将军还慷慨地提出了他的新见地，并嘱我那是他这些年来思考的一个结论，借助本书首次披露，让我荣幸之至。

一本著述带着争鸣问世，它才真正叫做“学术”。

作者 于2010年8月15日

序1：独步新战争堂奥的探险者	/ 1
序2：战争：迈向人本时代	/ 5
前言：写在前面：老战争死了，新战争还未出世	/ 7

1

第一章 僵尸舞蹈

——高科技战争神话“赢而不胜”的检讨

“撤而求胜”：奥巴马的伊战集结号与高技术战争悖论	/ 004
误读猛于虎：海湾战争十八年祭	/ 009
神秘阿富汗，再套美军的“不可战胜之环”	/ 014
拖垮自己、殃及全体：西方军事集团的黠武热潮罹祸世界经济	/ 019
“咱先摘了‘反恐’招牌？”试论反恐教训与文明间的用兵戒规	/ 024
巧战争：军事变革新标高	/ 030

2

第二章 摧毁前破茧

——传统军事思维的式微与新兴军事思维的走向

海权新阐释：使用权、交流权、发展权	/ 038
狼才喊“狼来了”：评述网络军事异军突起	/ 043
“〇〇年代”的警钟：阻击亚洲军事危机	/ 048
战场飞来的不仅是子弹：新的战争与军事文化变革	/ 054
文化相安：这才是冷战的第二次终结	/ 058
上兵伐谋，一种军事思维的中兴	/ 062
人与碳：未来战争进入“双敌”时代	/ 067

3

第三章 呼之欲出的制生权战争

——看不见的战场和想不到的变革

基因迷雾：新的军事变量与新的攻克方向	/ 074
生物科技：下一轮军事变革？！	/ 079
军事智力解放的五个历史断面：兼论生物科技的军事智力价值	/ 085
生物科技：关于暴力的战神博弈	/ 092
射穿良知的战争破片：传统生物武器之祸	/ 098

4

第四章 胜于势

——制生权非对称制权策的现实与可能

殷鉴不远，谁是制权舞台的下一位主角？	/ 106
微观战争：工具、靶标与方法	/ 112
生物家园之安危：戍守生命的微边疆	/ 120
制生权战争：这里的战场静悄悄	/ 127
突入生命微观：全维战略的兴起和全球战略的衰亡	/ 132

5

第五章 非战争、非传统、新安全

——震灾一线论使命

震灾大救援的军事特色与启示	/ 140
“后灾效应”与国家软实力	/ 146
从汶川大地震灾害看新世纪的人类安全	/ 150
从震灾救援看军事社会责任	/ 156

6

第六章 新战争旗帜

——军事医学转型策略与转型实践初探

基于军事生物安全的军事医学转型初探	/ 166
应对未来军事斗争挑战必须推进卫勤保全效能改革	/ 173
反恐维稳卫勤应突出系统优化保障策略	/ 179
关注城市作战卫勤保障新领域	/ 184
国家重大灾害医疗救援中军事要素的运用及其体系建设	/ 186

附：生物科技变革战斗力生成模式——《军事学术》访谈录	/ 194
----------------------------	-------

——高科技战争神话“赢而不胜”的检讨

十余年前，高科技战争横空出世，它对自工业革命以来发展变化着的现代战争作战样式带来巨大冲击，战争暴力的最大化开始受到暴力的“技术化”制约。

十余年间，以美军为首的西方军事强国不断完善和深化高科技战争的内涵，世界上其他各国军队也在惟其马首是瞻，全面实行“变革”或“转型”，掀起了军队武器装备扩大“高技术配比”的热潮。

高科技战争有一个最基本的规约，那就是战争双方在同一套军事思维和同一类战争工具的竞技状态下开战。因此我们可以借鉴过去骑士时代的一种游戏名称，将其称之为高科技“决斗”。如果一方不跟你玩高科技会怎样？

那就可以去看看当前在阿富汗、伊拉克和朝鲜所出现的样子。

那就好比是你打开了罐头，却找不到刀叉；或者干脆是面对罐头而找不到合适的开启工具。

须要强调的是，这种尴尬并不是高科技战争所特有的，远在信息化作战之前，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1979年）就已经是“赢得每一场战斗，却胜不了一场战争”了。

由此可以推断，那些军事强国所奉行的战略指导，和现实社会中的具体战争实践已然出现了某种严重的分离。用高科技的灵魂去调动过了气的战争巨兽，就只能好比是僵尸的舞蹈。

它可能张牙舞爪，但只能是在某种苛刻的条件下。